

也為衆生說戒以警覺慎防也非我舊處者
謂此應機之地非我舊在之處也為具如此
三種因緣故我須還於無所在之處也是時
獨行復言至云何欲還往其處者此是雜仙
問論主無所在處往還問答也高上復言曰

至故名自然者二自然者三界內是一自然
三界外是一自然故曰二自然也五自然者
五虛空也異於處空者此自然異於五虛空
及五道也不逐繫絆者不為四見惑累之所
繫縛故名曰自然也具足自然至故處無所
在者具足自然即是天尊大果大安隱處也
無高無下者果中無有高下音樂六甲八卦
五行屋舍等也六甲五行並是無常用事故
果中無此也四無為即是四無礙空也與此
自然虛空合德共成方命故處無所在也然
處非木石至故在處者然此自然之處非在
木石五數諸天三界雜仙境界故言在無所
在處也其時獨行至聽其受學无上真言者
世師者世間之師也具足癡慢者無有空有
二智斷伏通別二惑故云具足癡慢也賜慈

悲力者論主既行慈悲願賜慈悲之力不以
見嗔也願為弟子賜聽受學无上真言也高
上即告其五戒至七聖智乘者七聖乘即是
七仙乘也求受學所以即授其五戒令修習
七仙聖乘之行也

洞玄靈寶左玄論卷之四



上清太玄鑑誠論 伯九
姑射山神君洞太玄子撰
頌曰
直言至訣真 何必懼人情 指引清涼路
提携業火坑 不圖君子重 孰怕小兒輕
語默依天理 忠心話普平
夫大道寂寂無形寥寥無象元和混太始之
先玄微稟天地之外自然虛無生從有象象
感杳冥之中法至空寂之理真氣變真真精
變神神真合道道者一也一生二二生三三
生萬物萬物之中最靈最貴貴在修真真者
常也為人日用而不知知者至在入之心也
心者允中之神是也神中有真真本圓明性
從清淨隨情錯亂背反正真不念你生從何
來死歸何去且過去事休思未來事莫想你
不明取現前一着管交你脫脫灑灑露露空
堂地做箇分明底漢天地不收鬼神不管身
若太空性同無侶在陽而不焦託陰而不腐
水火不能害山海無由阻通天透地穿金貫
石孤然自在獨體逍遙變箇日月光明便是

圓滿法身如此者知其實也未免遽遂終身有悞全其聖功可以超生出死何以故如銅鐵鑄像須用範模若以修仙須憑師匠指訣玄機分明主客動靜清濁昇降浮沉三要內外有無此法者混而歸一至在清淨修鍊莫不向有為中作得此法妙機由然有礙玄微妙法不可亂說畧而言之臨危一着認取親中大小細微辨正無差至死終身無礙若依此法後付天機太上曰見小曰明又曰死而不亡謂之壽平叔曰毫髮差殊不結丹又曰共神仙子細論你却莫道忘言惑眾隨人生死悞人性命若有如此之心天地不祐左眼滴膿右眼滴血到身萬段永墮鄴都世不受生有一等鈍根淺智心生不信競起人我暗地裏說是說非知他那裏偷得一兩句迷言謎語早黑角裏轉轉地惑人自己不行勸人清淨常作畜生行當喫草見識酒色財氣不除慳貪癡妒不斷每日家中悞妻抱子游言野語豈能成其正覺若不真履實踐豈不誤了前程

頌曰
 嫉妬轉生嗔 邪淫性不仁 朝朝貪利路 日日戀紅塵 猪狗常為伴 狐狸日夜親 色心猶未斷 何幸論天真
 道衆欲要修仙須憑慷慨一刀兩段割愛離 親除情去慾損念忘機冰清玉潔一志無疑 參師訪道志誠堅修太上曰雖有榮觀燕處 超然超然者遠避不居也又經曰但凡修道 避靜深山幽玄石洞絕於雞犬斷却是非一 心內免無勞外求是謂諸念不生萬緣不染 方可做箇出家兒便是箇無礙底開人道衆 自古至今也無一箇悞妻成道抱子登仙余 今勸你却然忿怒常常發火却言列子在家 成道時不曉事漢列子是大聖人也在家為 隱士你莫待也做箇隱士去也

頌曰
 說者飛龍前 行之跋扈後 修仙果未成 作業功先就 貪淫似野禽 好色過山獸 常作畜生心 勿思天地祐 當本之日燒香發願求師訪道也人言人語

說得來竟縫不着元來口頭不似心頭便教我與他說開妙道鑿破天機我也喚則是箇人養底漢却元來是箇衆生如今稍悟得些小法度便早滑頭捏怪把他人便着詩詞嘲撥心生狡行意作不仁多能已勝自立門風道衆世中有這般賢士志不教人冷笑更每日開瞞天昧地背義負心恩返生怨自誇頓悟道我心開罵師呵祖並無罪過休道無罪過你且試觸着這管交你大人廳下看打你那驢孔也無不道人之性命皆因大道所運暗察人之善惡經云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你見今世好醜富貴貧賤所因前世修種到來你早道了達天機却道諸事無礙有日天罰教你耳聾眼瞎癱瘓似恁地如何轉變怎生體用全無功行便早要做神仙却怕你不肯違天負地暗地不仁貪色好財破戒犯願似恁地作業造罪有日天開眼折罰你那死屍管下稍懊無盡期我為你授了這業積累觀子滿後教你那畫眉蟲養箇人身獸面底怪物却教人孽口笑時着慚麼慚更不敢論道

說修行怕你不信時久後交人識看者

頌曰

學道無剛烈 空將巧論舌 當存意馬顛
每使心猿劣 暗地色情魔 人前誇淨潔
虧心業報深 有日天公折

道衆此等衆生求真有殺師害父之心背道
有淫親污感之意何以故求真問道得法返
生冤報息不掛懷怨常在念豈不是殺師害
父之邪既然學道貪愛不斷色心不除常作
猪狗見識牛驢行當豈不是淫親污感之意
佛言一切男兒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似
恁這般作爲更望做好人每日家由更說弄
我你待惱我我更不依何爲不依愚輩似糞
土之爲若無糞土草木不生若無愚輩賢人
不發被一等衆生廝惱廝害說是說非更早
自誇伶俐是則你也伶俐會得些小法也能
馳騁偷得一兩句言語便使滅門斷頭可知
道恩生於害

頌曰

布惠恩生害 慈悲返作冤 朝朝迷酒色

日日戀腥膻 又取他人火 不除自己煙
勸君休狡佞 照鑑有青天

更有得法一等纔時得法未能解悟却早到
付囑我如此天機不可亂傳與人及至背我
他早別立門風毀謗先賢可知道教成一箇
不如指殺一箇似這般沒前程行當豈不是
打地獄底朴子未能修行學道早先作業造
罪更兼賣道爲生積法求食茶來茶言酒來
酒語兩兩三三一攢一簇更說是說非道人
長短却不自斟酌那死人身軀到哩哩去
懶地動不動變了猴猴臉道罷了却沒一事
似恁麼不乾重更由自要作神仙難得你八
風吹不動待不語來和我一場撒闊似恁麼
顛之倒怪狂心不除色心不斷真似沒翅翎
底蜜蜂兒一甜來兩甜去被他糊倒脚手整
理不得平地上喫一文沒奈何推道令不中
沒轉利漢豈不聞古人言云萬事不干天與
地自家求死不求生及至勸着言道神仙皆
是宿緣自己無福却不道人人有分箇箇圓
明經云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有欲無欲皆是人之心也是謂同出而異名
異者各異也何以故常以無欲靜心明開天
眼認取靈虛妙覺神室光明孤然獨體物外
飄飄化箇瑩目天仙便是人人有分箇箇圓
明道衆我與你做箇修仙的公案勿生不信
子細推尋今生不了莫望來生來則也來裏
知他誰家槽頭尾厮瀾去邪不道一失人身
萬劫不復怕你不信時没人處託手心頭子
細思量去

頌曰

口辯說其功 常居酒色叢 未能通聖教
自己立門風 性染紅塵裏 身居火院中
臨危一念錯 永劫墮沉空
道衆然有幾箇修行離親割愛底每日家由
一似浪驢不着灘蹟恐庵廡哄鬧箇合舌七
顛八倒放乳九百爭人爭我地及至問着不
言不語詐作好人又全不說一事空贏得箇
名字大爭眼底雙撞天地也不見更早說本
來面目不道你本來面目是箇甚的物是瞎
畜生你眼前被箇出路處不肯尋覓却捏怪

感人身則出家心常在念向有人處做身做分及至没人處暗地裏却打長出氣似恁麼不剛志無決斷一似打泥母猪拖泥帶水不濟不溜噲噲咱豈不虛受了十方施主供養不道你下稍着甚墳選他你則有一法拽犁驅馱便是你來生因果及至罵着知道一子出家諸天送供道眾似這般心學道一似畫底似不識羞耻由自更賣弄却道修行也無言無說是那箇邪畜生說與你來沒轉利漢你當年之日出家時勾幹箇甚麼事來却不道你性命如何也便早信人之言既道無言無說時這大藏經盡是誰人邪教太上曰吾得真道非為自然學而得之呂公曰不因師指此事難知既道無言無授上古聖人亦是謾語又說我清淨無為便是修行樂然曰清淨無為兩車糞土你既道不是糞土時你渾身上下盡是一堆臭穢蛆食古頌云上邊窠有呀泪中間窠有涕唾下間窠有屎尿精津血肉筋骨皮毛屎尿豈不是穢物蛆食却不道修行要真清淨真清者太玄高渺寂

雖無形真淨者明通法眼棄假遠真認取本來一點神珠換釋凡胎棄除濁骨體若虛空性同日月名為清淨一切穢物並不能汚漆若論無為你守那箇無為每日似批穀堆今澄身打坐怒鬚臉腮把積古千年兩事盡都思量起來心上鬧嘈嘈地更由自說無為你及至十二時中般般運水着衣喫飯行居坐卧百端動用怎得無為又被大小二便感你着又却早往糞堆頭走却不道這無為要認取孤然靈覺物外天真明如赫日光似秋蟾射乾坤皎然無物照天地瑩淨無塵若達此教方可是箇清靜無為不知聖人正教却學乖懶懶惰一似分界墩子牽不向前推不向後沒轉利漢不知好弱不辯邪真我想算上天也無這般不伶俐底神仙

頌曰

真實又何曾 虛脾闊葛藤 自知巢鷓鴣 豈見海鯨鰲 行短誇機巧 功虧術已能 不因多諂詐 惡業萬重增 更有一等不達道理底庵舍中一似獨活草

也無箇來往見每日家閉門塞戶見箇送道釋人來脚手輕便荒忙迎接一似猴猢猻得更由敢對上真無禮告十方聰明伶俐底君子待後來見這般不曉事漢後脚踏翻地着裂裂尋木紐起腫脣灌些稀屎然後着屎衝與此輩衆生不通正理觸汚上真

頌曰

養生設一群 逐浪入泥津 挫弱玄元主 豈非太上尊 不明真正教 自昧入邪門 死受無間苦 剛鋒萬劔身 道衆不是我不慈悲為你不仁和我忿外為你畜生見識和我待作衆生行當余今直勸免你後憂苦口是良藥逆耳作忠言何以故善言不美美言不善直善者獲天堂之福至惡者遭地獄之殃罪業分明至在人為學道抹捷一刀兩段斬丁截鐵迴心省悟做箇道遠自在閑人去念生死事大直饒兒女成群金銀滿庫到頭終是一場落空這性命之珍財帛也買不得這生死兒女也替不得知人

上坡各自努力至誠謹慎勿生不信之心積功累行訣正除邪鍊神合道契神真至玄至妙至清至微盡其功焉是謂修行學仙之要也

頌曰

極目見兒孫 金銀滿庫中 一朝生死到
兩事總歸空 聞早尋真路 搜開慧目通
神光輝日燦 飛上太靈宮

又頌曰

盡在玄元祖 都歸太上宗 頭頭皆受命
物物總相通 包廓乾元象 含容大始中
欲窮知古蒂 認取五明宮

上清太玄鑑識論